

錫山

東坡後集

秘閣

世昌

新

庫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 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

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

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然者足以窺其褻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我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憚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

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任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

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伯夷稱至德伯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涂豈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

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相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章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于天子綦小而至于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

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失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下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早稼者何也是非以穀

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
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
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
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為尊卑者
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
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為寡
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感
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
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
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

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
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
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
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
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
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
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
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回顧而不知其所恃當
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國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
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
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
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

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
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
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
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
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
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
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
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
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
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
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

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
勢不如德之明或歟易曰神而明之有乎其人存則德
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
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
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
之太詳異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
爲之節又見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
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
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
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

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以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

焉事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
安逸者凡以庶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
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
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
利而小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
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
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
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
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怠速而終之以不懈
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行
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
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

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
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
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
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
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
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
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
刺是人也其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
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其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
冠佩之華容貌之美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
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未敝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

徒享是二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鼓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謹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加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屢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涇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用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曉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

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只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
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
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
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
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
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
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
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
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

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
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
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
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
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
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
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
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
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
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
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
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

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可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辰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

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子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采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

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
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
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
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
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
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
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 陛下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比日可以愉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
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
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

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
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
言今之六韜是也相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
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
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
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辯是
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
小人問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又問我也
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
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
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
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

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
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柰何聽之臣故

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
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
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
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
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
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
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
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
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
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

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
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
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
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
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
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
爲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

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
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
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
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
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

臆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

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在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

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未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干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

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

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具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

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温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

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禋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故晉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王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僂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

囚先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
六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
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
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
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
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
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
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
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
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
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
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思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

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
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
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
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
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
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
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
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
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
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
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
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

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

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

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三均獻
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 陛下之所
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
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
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
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
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
主之耳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
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
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
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
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
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
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
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
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
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
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未惟 陛下寬其萬
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始
革舊制以策試多士狀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
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上意

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夫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臣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之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傳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政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故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

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

序臣以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與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

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級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

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 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 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 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

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

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特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朱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看為之而况於陛下

下乎 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
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兕首
執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
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
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
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
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
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
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
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
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備

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也臣
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
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
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
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
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
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
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
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
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
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
晝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

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
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
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
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
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
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
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
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
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
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

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
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
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胃
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
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
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
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 陛下觀今之大臣爲
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
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
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
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
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

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躰不可復知則
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肅何不世出
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
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
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
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
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
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
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
不足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允今之人欲 陛下遣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
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
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
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
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
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
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
之忠惟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

東坡後集卷五